



## 两棵树

董国宾(山东)

我记得最清楚的，是我家院子里有两棵树，一棵弯了几道弯，但枝条交错，茂密的叶子盖住了大半个院子，灼灼夏日里，父亲常邀约近邻来树下纳凉；另一棵，则迥然不同，光秃秃的几乎只剩下躯干，像个麻秆儿一样站在西墙边。在这两棵树之间，父亲总是背着手在院子里来回地走，像穿越岁月的一条船。

父亲天天去庄稼地里干农活，他知道，这些农活一辈子也干不完，即使将一个人的全部时间都用没了，庄稼人的农活仍然像望不到头的路一样长，依然如初绽的新芽一样看不到终老。每天月残星疏的时候，父亲就推开了屋门下地干活，当早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在父亲脸上时，空气中还裹着牛粪和鸡舍的味道。父亲不虚度每一天，更不会把土地荒废掉，他的脊背上，驮着一个家庭大大小小的希望。村子的四周是无垠的田野，田野的尽头生长着另外一个村庄的田野，父亲淹没在自家的庄稼地里，无声地挥动锄头，风掀起一阵燥热，父亲没有看见高悬的灼日，汗水滴落在他面朝着的地上。麦粒饱满的时候，父亲就抬起头来，从衣兜里掏出一袋烟，双腿盘坐在地头上，大口地抽一阵子。前面走不完的日子里，父亲仍会弯腰挥锄，日复一日地锄地、割草、灭虫，年复一年地做着毕生从不懈怠的事。

夜里起了大风，差点把草垛掀翻，院门也被刮得开一合一合。这场兀自穿行的风，迈开大脚在村子里肆意行走，夜蜷缩在寒月中，土梁上的村庄好像都要被刮歪吹走了。听着外面的声响，父亲一骨碌从炕上坐了起来，第一个站在院门前，也站在了寒风中，父亲拍了拍我们的肩膀，冲着大风吼道：“人还能被风改变了方向！”

一个人的岁月，若能像旷野一样敞开，便不会在虚无中度过。在我家那不大的院子里，那棵弯了几道弯的树，父亲也还一直让它长在那里。弯树不可另作它用，但炎热里仍能蔽荫，至于光秃秃的那棵树，父亲就把我家的两头牛栓在了它的树干上。时光止不住脚步，活着活着，父亲就年迈了，岁月的风霜压弯了父亲的腰，他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忙农活了，但还能在村头拾柴，还能在家里快乐地饲养家畜家禽，父亲的一生，都在岁月中奔跑。

人生犹如豆荚，长短不由自己，但求节节饱满。在泥土里刨食的父亲虽说不出这样的话，却将自己活成了院子里延续生命的那两棵树。

认识你其实已经很久。早在幼年学写毛笔字时，就知道你是一位宋代大书法家，是“苏黄米蔡”四大家之一，更是一位大诗人，“桃李春风一杯酒，江湖夜雨十年灯”“落木千山天远大，澄江一道月分明”这些出自你笔下的绝美诗句，读来令我如痴如醉，深刻感受到了诗文的美妙。

然而，我虽然知晓你，却从未靠近过你。

也许是命运的安排，在你谪居戎州（今四川宜宾市）920年后的这个夏季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在宜宾小居，有幸与你邂逅。

在宜宾，人们因你在这里生活过三年而自豪，思坡溪、会诗沟、流杯池、锁江石、安乐泉、涪翁楼……这座城市与你有关的景点可以说是星罗棋布。当我来到流杯池公园，看到耸立在半山腰的“吊黄楼”时，我的心为之一动——历史上，在你离开戎州后不久，戎州人民为了表达对你的怀念和敬仰，便自发筹集资金在岷江北岸锁江石上修建了“吊黄楼”。从古至今，多少人感叹“人走茶凉”，而你，一个被朝廷贬谪流放到戎州的落魄官员，为什么能在离开后还受到戎州人民如此深刻的怀念？这是多么珍贵和不易！

带着这个问题，怀着对你的敬慕，我广泛收集你的故事，大量阅读相关历史记载，渐渐的，我走近了你，你“美丈夫”的形象凸现在我的眼前，我也找到了人们至今仍深深怀念你的答案。

**不是“刀笔不如人”，只缘心有千千结**

穿越时空，我眼前的你是位清瘦干练的儒雅官员，确切地说，你

## 戎州邂逅黄庭坚

张和平

更像一位文人。从你深邃的眼神里，我读出了正直、坦荡和仁爱。

因曾参与过《实录》的编纂，后人敬称你为“黄太史”。你是个极有天赋的人，过目不忘，通读史书，博古通今；你把老百姓当做自己的父母亲人，不忍欺民压民、搜刮民脂民膏。不仅如此，你还公开发对虐民、苛政的时弊予以抨击，发出了“相彼暴政，几何不虎？”“岂弟君子，伊我父母，不念赤子，今我何怙”的呐喊。元丰四年（公元1081年）你当了太和县长后，虽然手中掌握了处理政务的大权，但由于课税苛政，让你感觉这个官并非自己心之向往，发出了“斂手还他能否作，从来刀笔不如人”的感慨。我知道，不是你的“刀笔”不如人，而是你心有爱民千千结，把“尔俸尔禄，民脂民膏，下民易虐，上天难欺”常挂怀心中，“民病亦我病，呻吟达五更”正是你以民为本思想的写照。

虽然宋代的信息传递并不发达，但你的仁政民本思想，你的官德人品，你的书法、诗文早已被世人广泛传扬。正因为如此，当你被奸臣章惇、蔡卞等以“文字狱”陷害遭贬谪发配后移至戎州时，纯朴的戎州百姓和当地有良知的官员热情地拥抱了你这位落魄之官，你在这片充满温情的土地上愉快地生活了三年。

**且将丹心化笔墨，传道授业**

**文化人**

你清楚，虽然自己还是一名官吏，但由于遭人陷害，因“罪”贬谪，手中既无实权，也无财力，在一方治理上更是没有话语权。但你知道文化的力量，更清楚这是你唯一还能为人民做的事情。

于是，你热心真诚地和当地文人学士广交朋友，在相互交流中传播知识，弘扬文化，在相互切磋中探讨传授诗艺、书法。你无私地向两川学士、文艺爱好者传业授道，这其中不乏达官显贵，但更多的是寒门布衣，甚至还有和尚道士。正如你在日记中记载的“凡儒衣冠，怀刺袖文，济济而及吾门者无不接”，通过你的教授点化，这些学子都“下笔皆有可观”。

怀着对戎州这块土地的深情，你执巨擘之笔为这方土地歌唱。看到一潭酿酒泉水，你诗兴大发，由水及酒，写下了著名的《安乐泉颂》，将宜宾五粮液的始祖“姚子雪麴”推出了甕门之外，锁江亭、牛口庄都因你的神笔而得名，你的一篇《苦笋赋》，更是让当地的苦笋成为走向世界的美味佳肴。

三年的时间里，你不仅为戎州人民带来了文化的种子，更在这片大地上飘扬起了文化的旗帜，在这个西部偏远之地搭建起一方文脉，这对于戎州，是多么厚重的财富啊！

**竹杖芒鞋轻胜马，一蓑风雨**

**任平生**

你聪慧过人，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，不仅奉守儒术，通融佛道，还多才多艺，在书法和诗歌颂赋方面的造诣很深。你22岁时便进士及第，23岁调汝州，之后便当上了县级干部，更难得的是，不到三十岁你就考上了北京国子监教授、太史，后又提拔为起居舍人，这个从六品的官位虽然不高，但在皇帝身边负责记载皇帝言行与国家大事，有这么好的“平台”优势，如果你稍微“世故圆滑”点，凭借“平台”

便可轻松地青云直上。但你是个淡泊名利、清廉耿直的人，你不顾官场“潜规则”，敢于直言时弊、批评时政，敢于为民请命追求人生的“真善美”，是典型的“一根筋”“痴儿”。结果，你屡遭谗害，屡遭贬谪。然而，面对挫折和苦厄，你是那样豁达乐观，任凭风吹浪打始终以随遇而安的心态从容面对。

元符元年（1098年），你移居戎州，初到时你寄居在一座破败寺庙中，后移居在“蓬藿柱宇，与鼯鼯同径”的城南屠儿村侧。你生长在知识分子家庭，长期在朝廷和州县生活，突然被发配到如此恶劣的环境生活，其处境是令人难以想象的，但你却坦然地接受现实的安排，还与当地的文人墨客席地而坐喝酒吟诗，舞文弄墨。当看到催科山下有一泉水潺潺环绕的小石山时，你灵感大发，约上几个情趣相投的朋友，找来石匠，几番打造，一个独具匠心、风雅别致的“流杯池”便产生了，你和文友们仿若当年王羲之在会稽山下的兰亭聚会一样，分坐两旁，曲水流觞，一觴一咏，畅叙幽情，信可乐也。

“竹杖芒鞋轻胜马，一蓑风雨任平生”，和你终生尊敬的师长苏东坡一样，你用乐观快乐的态度去面对人生的苦痛，用坚忍不拔的意志去实现自己的初心，在逆境中表现出卓然的人生境界，化困苦为快乐，化腐朽为神奇，在苦难中立言立德，最终嬗变为一代宗师。

我站立“吊黄楼”上，极目追寻你解舟东去的背影，虽然时光已飞逝近千年，但戎州人民一刻也没有把你忘记，“此乡父老至今忆，注目长江天际流”，流杯池入口的这副对联就是印证。

我心亦然。

## 秋水不染尘

马亚伟(河北)

度，即刻由喧嚣归于沉寂，也把曾经的繁华绮丽潜藏在深深的水底。清风徐来，水波不兴，安静的水面仿佛低眉的女子，多了婉约之风。素雅的秋水，像青衣在舞台上舞动长袖，她低吟浅唱，轻舞霓裳，只为把一个“雅”字演绎得千回百转，韵味悠长。

秋水宁谧，正适合泛舟，饱览一江秋色。此时的江水，好像一面新打磨的镜子，光洁白亮，把蓝天白云、青山绿树，都清清楚楚地倒映在水中。你的手在水中轻轻划动着，仿佛随手就能捉一朵白云上来，“行至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，悠游自在，畅达淡然。

我觉得，湖最能体现秋水之

美。我曾见过秋日里安静的湖面，那是一个不太大、也不很知名的湖，像一块小小的碧玉镶嵌在群山之间。湖水静极了，只有风过时，才能看到细细的水纹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人静坐一隅，很快就会觉得心神宁静，继而宠辱皆忘。守着这样的秋水，安静地想想心事，心也会慢慢沉下来，变得宁静澄澈。

“秋水文章不染尘”，说的是文章像秋水一样，不沾染半点世俗尘埃，其实，不仅写文章如此，如果人的思想能达到如此境界，那该是多么美妙！人心若似秋水一样纯净明澈，高远宁静，那么，做人的境界也就开了。

## 母与子

苗青(广东)撰



## 读竹随想

钱声广(四川)

有段时间了，得闲我就喜欢去成都望江楼公园观竹。公园里的竹子品种甚多，就连如人面竹、佛肚竹、鸡爪竹、方竹、紫竹、绵竹、麦竹等稀有品种在那里也不难见到，因而被人们称为“竹的公园”。暑天里去看时，竹林中的新笋经过几个月阳光雨露的润泽，已是一片苍翠，在这幽篁如海的竹林中徜徉，深深地呼吸着空气中竹子的清香，让人不禁忘情于如诗如画的景致。

国人自古就有爱竹的情结。先秦时代的《诗经》中记载有对竹子的赞语，“瞻彼淇奥，绿竹猗猗。有匪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”，以竹喻人，用竹来衬托君子清秀清朗的风姿，展示君子的品格和才华；到了唐代，诗歌达到了鼎盛时期，咏竹之风更盛，有人统计过，在《全唐诗》中，与竹子有关的诗篇多达千余首；宋代，在“画竹”领域更是名家辈出、精彩纷呈……在历朝历代文人墨客的推崇下，竹子逐渐由一种普通的植物，演化成君子、贤人的化身，成为不惧严寒、顽强不屈、高风亮节的精神象征。“岁寒三友”中有竹，“四君子”中也有竹，可见“竹”在国人心中的分量之重，其已然以一种符号的形式深深融入中华文化基因之中。

望江楼公园的前身，是明清两代时为纪念唐代著名女诗人薛涛而建的崇丽阁、濯锦楼、浣笺亭等建筑，民国时，辟为望江楼公园。因薛涛一生爱竹，后人便在园中遍植各种佳竹，公园里专门建有“读竹苑”，苑内翠竹丛生，叠石相配，构成一幅幅竹石图景。

记不清我已来过这里多少次，但每次来，我都会产生些许新的感悟。那些重重叠叠、密密匝匝、郁郁苍苍的竹林，婆娑于步道旁，形态各异，妙趣横生，它们有的修直，有的挺拔，有的苍劲，无不展示着奋发向上的力量，让你在观赏品味的同时领略出一种精神与气质。

我在一座翠竹掩映的亭子中静坐下来，一边品着茶，一边听着竹子间的轻言细语。当微风拂过时，竹叶飒飒，与风絮语，如唱一曲古乐，如吟一首古诗，其况味如古人咏竹画竹，尽显幽清之态。每每这时，我总想用自己对竹子的解读来纪念那些用心奋斗的日子，以满腔的挚爱写尽竹子的品格。

年少时，我家老屋前有一片小竹林，之所以称之为小竹林，是因为和其它地方的竹子比起来，这里的竹子显得瘦小，且竹叶也细小零落。记得有一年的落雪时节，小竹林周围的林木落尽了叶子，一派冷落萧条，唯有被白雪压着的竹枝上，但见一抹浅绿，坚韧而又倔强，此景给我印象颇深，让我在凛冽的寒风中产生了对竹子的敬仰和喜爱。于是，我把“咬定青山不放松，立根原在破岩中。千磨万击还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”这首古诗题抄写在日记本的扉页上，作为激励自己的座右铭。后来，著名的书法家谢季筠先生知我酷爱竹，便将郑板桥的这首《竹石》诗手书予我，他把“咬定青山不放松”的“咬”字写得尤为传神，将竹子俊逸挺拔的形态生动地立于纸面之上。

在历史名人咏竹的佳作中，郑板桥的诗我尤喜吟诵。郑板桥一生酷爱竹，以竹为伴，写竹、效竹，可谓是把竹子读懂了的，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咏竹佳作。我曾将他那副“虚心竹有低头叶，傲骨梅无仰面花”的对联书写悬挂于自己的书房中，时时鞭策提醒自己：正直才正大，有节有节操，中空喻虚心，生活中处处皆是做人的道理。

郑板桥曾做过“县吏”，他为官讲底线，不随波逐流，尤以心系民生、两袖清风名世。郑板桥任潍县知县时，正值山东大灾，他整日为灾民奔波，白天劳顿，夜不能寐。听到冷雨敲窗，风吹疏竹，发出萧萧之声，他立即联想到百姓的安宁，于是起身展纸作画，成就了传扬于世的《墨竹图题诗》：“衙斋卧听萧萧竹，疑是民间疾苦声。些小吾曹州县吏，一枝一叶总关情。”这一首题画诗，真可谓人竹相应，肝胆相照，道出了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的家国情怀，可见其如修竹般的品性。

写到这里时，我不禁浮想联翩。我曾在杜甫草堂中，面对千竿翠竹怀想诗圣杜甫对竹子的钟情——他的一生虽多在穷困潦倒、颠沛流离中度过，但他爱竹。据史料记载，在草堂刚刚建造的时候，杜甫就以诗代函向友人索取竹种，植于草堂，后来，又以“我有浣花竹”的竹，作为浣花溪草堂的代名词，可见，身处逆境中的杜甫对生活永不低头。此刻，我又置身于望江楼公园这片翠竹林中观竹、读竹……我想，落于竹间的，并非都是阳光雨露的恩泽，也有凌霜傲雪的折磨，那咬定在山岩上的竹子，那挺立于山野中的竹子，本就是一种坚韧不拔的立场，一种顽强不屈的力量，一种蓬勃向上的生气。